

南岳夏令營受訓記

● 陳智涵

結集四省在學青年

抗戰時期三民主義青年團，爲着要給高中以上學生一種認識時代的戰時教育，在民國卅一年，由李樹森先生爲營主任，蔣經國先生和李國俊先生爲副主任，舉辦了南岳青年夏令營。它的意義深遠，不用我在這裏介紹了，現在讓我來回憶一下那時夏令營的生活情趣和個人受訓的心得。

我就讀的勒大文理學院，選派了男生計有李士璉、蕭濤英、劉昆祥、彭持盛、雲昌海、田毓靈、陳瀟生、麥炳桓、周榮縉、吳海雲（另有一位忘記了姓名）等十一位，女生只有蔡靜英和我們兩人參加。南岳夏令營受訓是戰時給在學青年的另一種校外的戰鬥訓練。那時平日在校沉着讀書的學生，誰不想找個機會去體會一下戰時教育呢？所以我能獲得參加覺得十分興奮。

南岳青年夏令營的成員，是結集了湘、桂、粵、贛四省高中以上在學青年的若干代表。廣東的由省青年團派員負責領隊，在曲江粵漢路總站上火車，到了坪石車站又會同中山大學各學院的同學代表，各校人數之多佔了列車的好幾節車廂

，在車上大家都表現得興奮無比，沿途用歌聲和笑聲拍和了火車隆隆的聲音，直到衡山爲止。

抵達衡山進入市區南岳廟（當地人稱它爲大廟），報到之後各人領到了兩套草黃色的短衣、袂、一頂闊邊草帽、一雙草鞋，還有小板凳和寫字板各一。我們就在報到處跟原來的同學分別了，各人依照編號分別尋找屬於自己的寢室，把自己帶來的簡單行李和領來的東西，放在指定的舖位之後，又在指導員那裏填了幾份表格，領了不少小簿本和文具、書籍（全是小冊子）等。

報到是我們最開心的一天，因爲在大廟內我們所接觸到的和看到的全是覺得有趣和新奇，我們會到了編同一隊的，從各地趕來的同學，雖然彼此有點陌生，但由於同隊，所以會覺得有一種親切感。

我們年齡相若，興趣相投，所以在大家禮貌的問好和通姓名之後，就打開了話匣子了；互相介紹自己家鄉的風貌和原校的生活情形，這就是所謂「溝通」，從溝通裏我們交換了不少意見。這一切，也許就是戰時教育生活，給予我們有機會在一起的「時代」機緣吧！

大廟之大大開眼界

我們的營地——大廟，這是初到的人急着要參觀的地方，它範圍之大佔地之廣，規模的宏偉，是不能用肉眼測出的，不得已只用一個大得驚人的「大」字來形容它。在我們的心裏，總以爲曲江馬壩的南華寺是最具規模的了，假如拿它來跟大廟相比，真有小巫見大巫之感。光是拿大廟的大雄寶殿來說，它內部的建築講究得無法形容，而它空間之大教人覺得另有天地，四面牆壁除了門口之外，通通供滿不知多少的大小佛像。我們進入的時候先脫了鞋子垂手站立一旁，只見香煙瀰漫着整個大殿，殿裏的氣氛肅穆得教人窒息，模糊視線裏認出我們渺小得像一粒要用顯微鏡才能看得到的塵土，耳朵聽到的是由木魚引發出來的誦經聲……，此情此景，怎不教人肅然起敬呢？我們都不由自主的，誠心敬意面向佛像合十爲禮。

大雄寶殿兩旁，還有數不清的小殿，供着各種我們不知名稱的佛像。佛殿後面的通道又修築了一幢接一幢的房舍，廂房之多看不到盡頭，這

些房舍都是作為香客住宿之用的。就在這範圍裏面，竟容納了一間農專，裏面的幾百學生都是寄宿在校內的。那時正好放暑假，宿舍就讓給夏令營的學員住宿。而整個夏令營的教學場地，除運動時在大操場外，其餘一切活動通通都在大廟裏。

從早到晚課程緊湊

開訓後我們馬上要接受跟原校不同的施教方式，所以每個人都得戰戰兢兢來接受挑戰。看到教育進度表，大家十分吃驚，原來一日的課程編排是從早上六時起床開始，一直到晚上九時半才算結束。其中午飯後和晚飯後的休息時間少得可憐，這一來每週一次的小組討論和讀書報告（閱讀領袖和長官的言論報告），自然就沒有準備的時間了，要準備的話我們只有在就寢的時間裝睡，把要討論或報告的題目，先行打個腹稿，把它牢記下來希望有所發揮。有人會問為何不起來寫個草稿，把它讀熟了豈不更好，這種做法是環境不許可的，因為熄燈號以後，寢室就不能再有燈光，人更不能坐起來，否則就會受罰。至於演講比賽和辯論比賽，參加的人要準備的話，情形會比較好些。因為這兩種比賽在受訓四週才舉辦一次，而且是由每一中隊選出代表一人參加，被選派的他們總可以在百忙中一點一滴的慢慢準備，仍有從容的感覺。不過不管小組討論也好，演講比賽也好，廣東同學的成績總是比較吃虧，原因就是受了方言的影響，要開口說話的時候，我們每次都是以廣東國語上陣，說得結結巴巴，弄得那

位指導員聽了之後緊皺眉頭。這一來把我們原先準備的豐富內容，精彩的部分抹殺去不少，就這樣在他那無情的筆尖下，把應得的成績大打折扣；我們內心只有大呼冤枉！其實湖南、廣西和江西的同學，他們有那一個能夠會說一口標準國語的呢？而他們所說的只不過是普通話罷了；可是中國之大竟有一半省份是說普通話。那末，我們就應該向普通話認同了。

每天兩節精神講話，是由四省的政府首長輪流擔任的，主講是着重於告訴青年認識時代和抱負，及應有的修養等。廣東省的好幾位首長，如中山大學研究院崔載陽院長，省府秘書處鄭彥荃秘書長，地政局高信局長等都分別對我們懇切的訓話，他們對青年期望之切，關注之深教我們十分感動；尤其是鄭彥荃秘書長和高信局長講話完話之後都沒有立刻離去，而走下來到我們座位跟前，親切的問我們的生活起居，有什麼困難？有什麼意見？他們親切的態度有如對自己的子女一樣，好教我們初離家的一羣孩子感動得熱淚盈眶，長者對我們的愛護永留心坎！導師訓練青年的話，它往往會深入人的腦海，終生不渝的作為日後行動的指標。記得那時藍田師範學院江良規院長，他對我們的精神講話題目為——「青年要有同情心和正義感」。我覺得他這個題目對塑造一個人格正常的青年，說得十分中肯。當時就把他所講的詳細筆記下來，話裏的可貴地方就是青年鑄成健全人格的規模；所以我對他的銘言永記於心。在今日我們的社會裏，要是每個人都有同情心和正義感，那麼打打殺殺的暴力事件自然就少得

多了，我們的社會就會更祥和了！江良規院長來臺後曾執教師大，現已逝世，走筆至此，不覺為江教授默念良久！

笑聲製造教學效果

音樂總教官黃友棟教授是一位十分風趣的人物，他最懂得教育心理，教學成績昭彰，讓學生佩服得五體投地。他會讓不願開口的學生跟着樂隊隨聲和唱，那些愁眉不展的學生也會開懷大笑。記得上第一節課的時候，他自我介紹為黃總教官，這話剛出口，臺下的學生馬上轟然大笑起來，原來我們把黃總（PXL）的總字聽成了黃腫（出XL）的腫字，一時臺下歡笑的氣氛震動了臺上，就這樣臺上臺下竟笑成一片，用笑聲帶動空氣，由樂隊帶動歌聲，我們唱起來了；熱烈的唱起來了！歌聲瀰漫了整個露天音樂場，這一課得到了百分之百的教育效果。黃總教官帶領的樂隊，清一色是廣東人，他們沒有出過省門，所以聽不懂國語，上課時黃總教官給他們的指示說話，要完全用廣州話，被湘、桂、贛的學生聽了又來一陣大笑，臺上又跟着笑起來。所以我們的音樂課可以說是以笑聲來製造教育效果；而印入我們腦海裏的也就是快樂的音樂。

躲空襲警報是抗戰時期後方的另一種生活，我們的夏令營自然也不例外。每次發警報除在晚上之外，白天的一律由值星官帶領我們躲到郊外去；這段時間往往會延長到兩三小時，除了就誤上課不用說，而它帶給我們的只有「無聊」。後來我們都學乖了，一聽到警報響聲，大家就立刻

中外雜誌

抓着書本，甚至舊報紙一同離開寢室。我們的讀物可多着哩！什麼小說、劇本、詩集、散文等應有盡有，舊的重慶大公報，桂林掃蕩報的副刊，也是大家要爭看的東西。我不離手的讀物就是劇本，到了郊外跟幾個志同道合的隊友坐在一起，就開始讀起劇本來。你一句我一句的唸着臺詞，我們雖然不是在舞臺上表演，但唸起來却有板有眼，有在舞臺上表演一樣的韻味；有好事的同學竟當起導演來，對我們指指點點，讓唸臺詞的都被迷得入了戲，假如再站起來加上動作，那就是排演了。我們當然沒有這樣做，不為什麼，只因爲比手劃腳的動作，怕被值星官看到了以爲我們在發瘋，這樣我們將會被罰的。我們對於警報完全沒有恐懼的心理，藉着警報在忙裏偷閒去讀一些自己喜愛的書，也算是難得的機會。

感染眼病提早結業

「你會提前畢業」，這是老師罵學生的口頭禪，是被退學的意思，是一件十分丟臉的事。可是我的提前結業並不是被退訓，而是另有原因的，但在我內心的感受竟和被退訓一樣的難過。原來我們到訓三個星期之後，由於飲食的習慣不同，又缺乏維他命C，再加上每日下午的操場課程，被強烈的日光曬到眼睛，所以不幸有幾個人竟染上急性結膜炎。其中以我爲最厲害，經過醫官數日醫治都沒有辦法阻止它惡化，爲着恐怕會影響到角膜病變，醫官只好勸我立刻到衡陽去住院接受治療，我聽之後驚出一身大汗，內心難過只有哭泣。後來跟同學商量的結果，馬上寫好上營主任請求離營報告，經由李國俊副主任接見，他對我的同情在安慰的言詞裏，表現得十分懇切，他對這樣特例的個案處理得十分漂亮，立刻吩咐文書填好一張蓋上夏令營大印的結業證書給我，要我馬上回隊辦理離營手續。

那天是八月十九日，距離結業時間還有幾天，當我辭別隊裏的指導員的時候，心裏難過得連一句話也說不出來，只好眼淚替代言詞，同學們都上課去了一個也見不到，自己只好踽踽獨行黯然的出了大廟，直趕往衡山車站趁火車南下衡陽。在車上我懷念的就是大廟的景色和同學的情誼，又想着結業典禮時的熱鬧場面，上祝融峯觀日出，的奇景……啊！這一切都落空了，好不傷心！到了衡陽，我住進私立仁愛醫院，成了一名會四處行走會吃飯的病人。表面上看來沒有什麼痛苦，但內心的焦灼是不能用筆墨來形容的，我沒有親人和朋友來探病，人地生疏怎不覺得淒涼呢？所以過了七八天病況略爲轉好，我就辦理出院了。可憐身上準備的以爲結業後旅遊各地的費用，就這樣通通付給醫院了，好不冤枉，我南返曲江家中之後，還在河西醫院看了幾次門診才算復原。

中外文史叢書

南京大屠殺

郭 岐 將 軍 著

定價新台幣壹佰元

民國二十六年七月抗戰爆發，十二月十三日，南京陷落，日軍入城姦淫燒殺，善良同胞慘死者三十餘萬人，係近代史上空前絕後的瘋狂大屠殺事件，前台灣省議員、國軍第四十六師師長郭岐將軍當年保衛南京未及撤出，親身目擊日軍滅絕人性之大屠殺，曾於抗戰勝利後，列席戰法庭作證，使南京大屠殺案主兇谷壽夫，罪證確鑿，判處死刑。中外雜誌特請郭岐將軍撰寫「南京大屠殺」長文，連載期間，轟動遐邇，傳誦廣遠，頃應讀者要求，輯印成書並附劉方矩將軍撰「劊子手的下場」及珍貴圖照，二十五開本，穿線平裝訂價台幣壹佰元郵撥〇〇一四〇四四一四號中外雜誌社帳戶